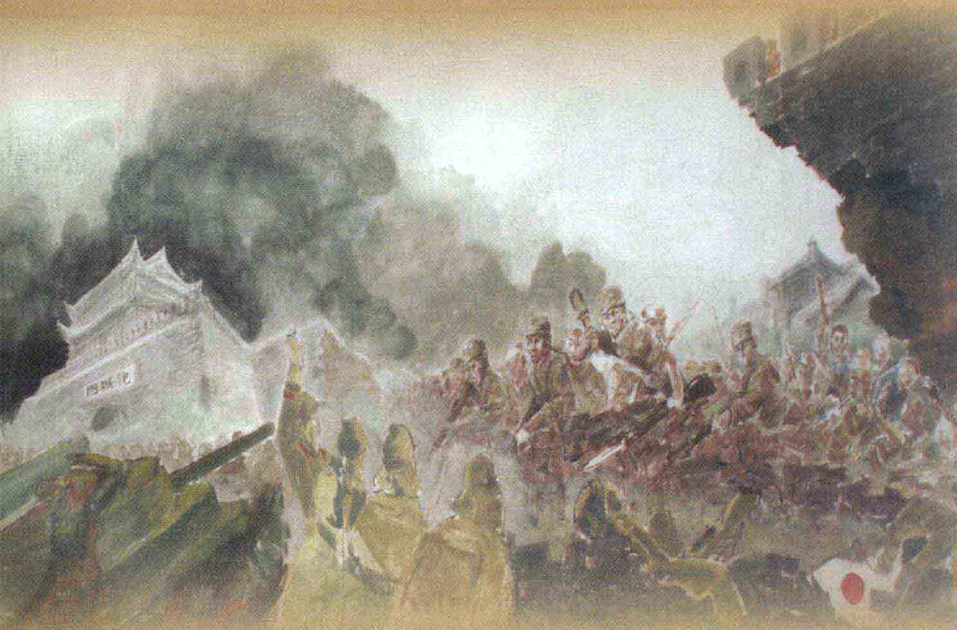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河口文史资料

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



老河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老河口文史资料(29)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专辑



老河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二〇〇五年九月



市政协机关参加全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歌咏比赛



主 编：吴秀华

常务副主编：巴长林

副 主 编：罗长清

叶宗佩

委 员：彭泉瀚

卢光耀

牛先锋

付昌华

徐惠敏

编 审：李晓红

编 编：彭泉瀚

卢光耀

闫新生 石国强 罗亚民

李晓红

杨国平 张佳宾 冉从安

张永化 崔生田 张德新

熊国顺 陈守权 江 舰

朱周清 王礼木 周耀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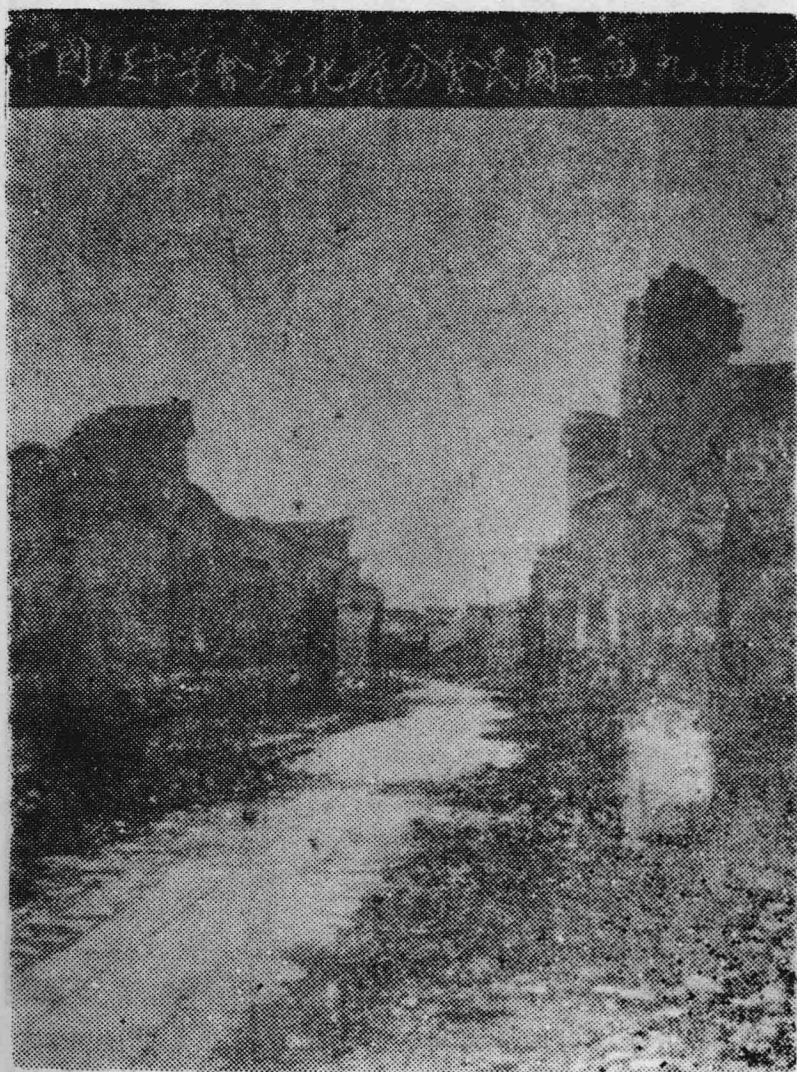
鲁 兵

杨国平 冉从安 张佳宾

张永化

编委会委员名单

二〇〇五年六月



照片为被日军飞机炸毁的牌坊街。昨夜闹市，今日废墟；一片瓦砾，满目凄凉。



照片是当时的正大街，为老河口商业集中区，1945年9月光复后仅余华侨银行一栋房屋。（现大街市工商局原办公楼处）



影内德邻路靠近中山公园,为本市娱乐中心。房屋被焚,树木焦枯。



影内中正路为本市交通中心,车马行人络绎不绝,日寇轰炸后变成一片颓垣,荒凉不堪。



图为 1945 年 3 月日寇在新马路用刺刀戮死王家园等骨骸罪证。



图为日寇轰炸老河口的惨景。

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

梁秀琴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。中华民族经过八年艰苦卓绝、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,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岁月悠悠,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,昨日的战场也沧海变作桑田,但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着那段历史。往事并不如烟,它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。

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,缅怀在战斗中献身的英雄将士和人民,教育我们的后代牢记这段历史,我们征集出版了《老河口文史资料》第29辑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》。当您捧在手中的时候,请和我们一起透过字里行间,穿越沧桑岁月,触摸那民族血与泪的痕迹,感受那爱与恨的热度,往事历历在目,我们不能忘却浴血的先辈,我们更应珍惜今天的安宁。

本辑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》,揭露了当年侵华日军在老河口(光化)地区的残暴行径,痛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。侵华日军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,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,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难以消除的伤痛。

牢记历史,开创未来。就是要教育干部群众特别是广

大青少年,全面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历史,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,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,进而把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铸就的伟大民族精神,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强大力量,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发愤图强,开拓进取,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,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贡献力量。

二〇〇五年九月

目 录

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	吴秀华
让历史告诉今天	李永清(1)
刻骨铭心的记忆	秦喜辉(12)
老河口屠城纪实	何 乐(28)
血泪斑斑话当年	崔希仁 金玉驹 李恩民(32)
日寇暴行的亲见亲闻	郑光丽 廖德山(36)
腥风血雨三省 张斌口述 冷元福 杨国平 张鄯生整理(41)	
难民生活的片断回忆 黄祥志 陈富昌口述 郑光丽 朱玉林整理(46)	
“跑老日”——一段难忘的经历	胡复兴(51)
战时老河口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	李永清(56)
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在老河口	何 乐(63)
喋血老河口	牛先锋 卢光耀(69)
抗日英雄程德礼	程延龄(74)
日寇轰炸老河口罪行补记	朱玉林(77)
永远的旋律——黄河大合唱	李永清(79)
抗战胜利六十年随想	叶宗佩(81)
思念这座小城	彭泉瀚(82)
潮流无可阻挡(木兰花慢)	张佳宾(87)
弱国从来无太平	崔生田(88)
万里城乡处处歌	朱玉林(89)

美术	朱 芒
封面摄影	喻 涛 鄢宏年
插页摄影	郭贵生

让历史告诉今天

——日寇暴行目击记

李永清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犯下的累累罪行，早已被历史记录在案，容不得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百般抵赖，极力否认侵华历史，坚持皇国史观。

笔者多次来到老河口档案馆、博物馆，这里汇集了大量原始记录：民国政府调查统计，当事人控诉状，日本战犯自供状等，笔笔都记录了侵华日军在我光化县犯下的滔天罪行。笔者还寻访了几位幸存者。显然，在这篇《让历史告诉今天——日寇暴行目击记》中，笔者无法从大量的档案中摘抄下日军所有罪行，只能截取其中三位幸存者“个案”，加上本人的一些回忆，读者从中便可以看出日军的残暴。

日寇对老河口的狂轰滥炸

作为历史，那惊魂动魄的空袭警报钟声已十分遥远了，不过，年逾古稀的老河口人是不会忘记的。60年前的老河口，“警报”就预示着日本强盗飞机那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，预示着人们的生命财产顷刻间化为灰烬。所以，天主堂钟楼上的警报钟声一响，人们便不顾一切地向城外奔跑。

1940年农历三月二十八的上午，人们刚吃过早饭开门做生意，忽听警报声响起，而且一开始就是紧急警报。“咣咣咣咣……”声声撞击在人们的心坎儿上。一时间，全城的老百姓乱成一团，大人呼喊，小孩儿哭叫，人们扶老携幼没命地向城外跑。霎时，敌机临

空。人们慌乱地寻找藏身处所，有的躲在树林里，有的钻进防空洞，有的伏在田边道旁的沟壑里，来不及跑走的只好钻在床底或桌下。听着敌机那暴戾的沉重的嗡嗡声，人们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老人们不住地悄声祷告“老天爷保佑”。奶孩子的妇女，把孩子的小嘴堵得紧紧的，唯恐发出哭声。人人敛声屏气，在这令人窒息的时刻苦苦煎熬。

“轰隆隆，轰隆隆！”敌机投弹了。

“轰隆隆，轰隆隆！”敌机又投下了第二批罪恶的炸弹。

半个小时后，警报解除了，人们从各个隐蔽处走出来，向光化县城方向眺望，只见火光熊熊，黑烟滚滚，方知敌机猛烈地轰炸了老县城。当时轰炸的情景和惨状，仅在这里引用张传珠遗作《难忘的三月二十八》中一段可靠的文字记载即可见一斑：

“(民国)二十九年(1940年)农历三月二十八上午八时，敌机二十一架由东北来犯，投弹无数，一时烟尘蔽天达二十分钟之久。退未片时，又由西北来了十二架，从县城外西关起投弹，延至城内约八分钟之久，计死一百三十五人，伤五十七人，房屋炸毁二百三十四间，始建于唐代的古刹宝麟寺也被炸成废墟。第二营学兵队一百二十人驻城隍庙，为帮助人民疏散，整队出发，机来时伏于庙后，全被炸死，惨酷之状，莫可言喻，并将警报线炸断。”

这段记载似嫌简略，不过，仅就“学兵队一百二十人……全被炸死”就可想象到那血肉横飞，尸浆迸流的惨烈情景。

下午2时许，紧急警报的钟声又一次响起，市井上的人们一下子又炸了窝，乱了套，拼命地向城外疏散、奔跑。钟声刚停，敌机临空，霎时，为恐怖气氛所笼罩下的老河口如荒野一般沉寂。

33架敌机扑在老河口上空，有三个头的重型轰炸机，也有一个头的轰雷式战斗机。那沉重的轰隆声，那凄厉的尖啸声伴之以成串的炸弹爆炸声，似要把老河口城撕裂开来。这群空中强盗，兽性飞贼，肆无忌惮地在城垣上空，时而盘旋投弹，时而俯冲扫射。老

河口城，南北长不过10余里，东西宽不过3里，居然有30多架敌机在空中穿插射击，轮番轰炸，试想那被炸被毁的房屋密度何等惊人。人们钻在深深的防空洞里，只觉得似有数百架敌机遮天盖地，飞机的轰鸣和爆炸声连绵成震天撼地的轰响；人们疏散在城外，仍感到大地不停地震颤。老河口城似天崩地陷，仿佛要翻个过儿。

当时，我匍匐在洪城门外约2里多地的一片老坟地里，不时抬起头瞪大眼睛望老河口城。起初还分得清一起一起烟柱，一片一片火光，随着一串串重磅炸弹的爆响，大片深色的浓烟翻滚着腾向空中，没有多久，整个河口城就被滚滚的黑色浓烟淹没了。

老河口城被毁了！

轰炸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敌机才拖着疲惫的嗡嗡声飞向东南天际。又过了约20分钟，天主堂钟楼上终于撞响了解除警报的钟声。人们从隐蔽处走出，仿佛从地狱里钻了出来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经历了生死关头而活下来的人们面对浓雾般的烟尘，呼吸着带有焦糊气味的空气，这时候才忽然想到：自己的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！

与其说日本侵略者是强盗，毋宁说他们是披着人皮的野兽，其凶恶、野蛮与残忍无以复加。前后不过半小时，老河口城被炸得一塌糊涂。素称72条街的老河口，几乎没有一条完整的街道。被毁的房屋还在燃烧，噼噼啪啪的响声令人心悸，呼天呛地的嚎啕声令人心碎。

当时，我沿市中心街道走了一圈。从谭家街到五福楼的房屋全被炸坏，该处多为金银饰品商号，如：“老天宝”、“天宝楼”、“天宝银楼”等高大楼房只剩下断垣残壁。从五福楼到大街至南街口，多为商号、药房、大酱园等，毁坏更甚，几成废墟。最令人寒心的是从牌坊街到丁字街至仁义街，不仅被炸了，而且被烧。这里扔下了成串的燃烧弹，焦黑色的砖砖瓦瓦到处可见，热辣辣的充满硫磺气味的气浪尚未尽消，又苦又辣的硝烟味让人窒息。最令人终身难忘

的是，我目睹了三幅惨象：

其一，牌坊街南侧（即现今的六小对面）的房屋被烧成一片火场，火虽被扑灭，但那坍塌的屋檩、木椽、梁柱等还在噼噼啪啪地迸响，冒着焦黄色的烟。在一片瓦砾上，并排放着 13 具尸体。如果不经别人说知，你还会以为那 13 具尸体是十三根被烧成焦炭的木头。旁边有几个妇女和孩子在嚎啕大哭，但却不知哪个是她们亲人的尸体。

其二，牌坊街口北侧的一片火场上，在烧焦了的一堆椽、檩、梁、柱间挤放着一个大水缸，缸中尚有半缸水在冒着热气，水中歪坐着一个遇难者，头部被烧得黑糊糊的无法辨认，身躯完整。据说，当房屋被烧，大火封门时，他用一床棉被在另一水缸中浸湿，尔后他跳进这个大水缸中，将湿被子蒙在头顶。不料火势太大，被子烧焦且把缸中的水烧得滚烫，他的骨肉几乎被煮熟了，当时已无法把尸体拉出……

其三，当时的福民医院（即现在的市委院内）大门前，斜靠着一个妇女，她的背后木门框上嵌着一块七八寸长，似狼牙犬齿的炸弹片，弹片上还挂着丝丝血肉。原来这个妇女的脖颈被这块飞进来的弹片几乎割断，头颅因靠在门框上，所以才未掉下来；满身满地是血，一个不足周岁的孩子窒息而死在血泊中，凄惨之状，目不忍睹。

整个老河口城，淹没在一片嚎啕声中。当时，汉口敌伪报载有“老河口已经被炸为焦土”之语。这些灭绝人性的无耻强盗，对老河口的轰炸是昭示他们累累罪恶的铁证。

东乡人民的血海深仇

1945 年 4 月 8 日，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光河地区的同时，魔爪也伸进了聚兴桥（竹林桥）乡，聚兴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4月中旬的一天清早，我父亲发现一小队日本鬼子，扛着膏药旗象螃蟹般的耀武扬威，又窜到李王岗一带进行掳掠，滥杀无辜，我父亲便飞跑入村高声喊道：“日本鬼子来了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大家都快躲，快躲！”村民们一听说日本鬼子又来了，便不顾一切，纷纷出村逃命。人们刚跑到村边，就听到村北边不远处传来了一阵“叭叭叭”的枪声，日本鬼子进村了。村民们在奔跑途中，发现一个姓张的村民头部被日本鬼子砍了数刀，鲜血直往外淌，有两个年轻人架着他跑，但大家都不敢停下来为他包扎伤口，仍是拼命地向村南方奔跑着。

我拉着一头小毛驴，一口气跑到白云庵时，日本鬼子骑着高头大马，手持马刀，撵到跟前。这时，父亲跑在我前侧高声喊道：“快把牲口丢了跑！快把牲口丢了跑！”我不能丢，因为要靠牲口拉磨，维持全家生活。蓦然，我改变了逃躲方向，引敌往西，一瞬间，那日本鬼子，手持马刀，撵到跟前，哇哩哇啦的吼叫，抢跑了我心爱的小毛驴。毛驴被鬼子抢走，我心疼不已，但“引敌往西”的行动成功了，至少村民们藏在白云庵中，幸免日寇再追劫的惨剧。这段往事叫我终身难忘。就在那天，日本鬼子以武力威胁未来得及逃离的王奶奶交出儿媳，老人不从，痛斥了日本鬼子的罪恶行径。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强行要抱着刚满两岁的孙子的王奶奶站起，而后以人当枪靶射击取乐，将小孙子脑袋炸得四开花，死于老人怀抱。老人因此精神失常而去世。王老四在逃离时来不及拉走他那头老黄牛，日本鬼子用刀活活砍掉那头老黄牛的两条后腿。牛的疼叫声，传到数里以外，也传到逃离村民的耳中。

从那以后，聚兴桥人民有家不能住，有地不能耕，四方逃躲，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真是度日如年。

占驻老河口的一股日本鬼子将在农村抓捕的20名农民带至河口，然后用铁丝穿透锁骨，戳刺以后，全部推进汉江活活淹死。4月15日，日本鬼子用同样的酷刑，把12名难民扔进河内淹死。